台學統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二十八

侍郎齊息園先生召南上

國史傳稾齊召南浙江天台人（從孫毓川云字次風號瓊臺晚號息園）幼而穎敏鄉里稱神童年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二學使何世璂舉選拔貢成均嘗稱於衆曰此我　朝奇士當以王姚江一輩相待也雍正七年己酉科鄉試中副車十一年癸丑　詔復詞科之制總督程元章學使帥念祖以博學鴻詞薦乾隆元年　召試於　保和殿　欽取

二等第八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充　大清一統志纂修官散館授檢討四年充　武英殿校勘經史官又充明鑑綱目館纂修官毓川云五年二月十三日公移居半截衚衕周石帆舊寓諸公詶倡卽此時也六月初九日再遷横街之詩則第四卷一編是六年譔外藩書成適　上詣園陵渡熱河上長白挾是書以行凡　翠華所臨徵書朗若眉列　上大悅曰齊召南之博學一至是乎八年二月　御試翰詹於　圓明園列優等擢右春坊右中允旋轉左以原銜署　日講官起居注晉翰林院侍讀丁父憂歸以前曾承辦禮記漢書考證　諭令在籍編輯陸續交　武英殿經進先是京察及一統志館議敘屢列一等及十一年綱目告成議敘仍列一等奉

旨於起官日加一級服闋入都　陛見時　上將南巡江浙夙慕天台勝蹟因問召南曾遊歷否召南伏而對曰台山下臨無地非芒鞋竹杖不可登臣老母在堂故不敢　上首肯久之　命仍在武英殿校勘經史十二年補原官毓川云是年正月上元公與周石帆太史在　朝房爆竹聯句刻燭得八十韻充大清會典纂修官旋晉侍讀學士充續文獻通考纂修官主順天武鄉試　上命皇史宬觀書數十萬卷三日殆遍內監以手不停繙目不停覩奏　上曰不媿博學以原銜充　日講官起居注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五月　御試翰詹於　乾清宮榜末發奉　上諭在阿哥上書房行走以一等第一名擢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

郎甫一月補授禮部右侍郎　上於寧古塔得古鏡以來歷未詳問朝臣莫有對者召南具悉原委并其款識以對　上大悅曰是眞不媿博學鴻詞矣九月禮部於西苑樓前侍班伏觀　御射發十九矢皆中的　上騎還　圓明園顧尚書蔣溥與召南曰不可無詩召南翌日進詩四首序一篇　上覽之悅曰朕將列卿詩御屏命給紙筆札書之召南以字不佳奏　上即親灑宸翰代爲書字既首列其詩於　御屏復　御製文韻俯和　命內監持稿示召南其知遇之隆如此旋充文獻通考館副總裁侍班　暢春苑大西門奉　特旨勘定通禮十四年二月廷臣見　上優待極渥有欲出之於

外者適督學缺出擬召南名以進　上詰之曰督學何所考對曰考秀才秀才考何物對曰時文　上因正色曰齊召南爲本朝禮樂之宗區區時文令彼考乎四月充　冊封婉嬪副使二十九日　圓明園直　上書房歸　澄懷園甫及門馬驚墮觸大石負重傷幾不藥程學士景伊亦自　上書房歸驚馳入告　上爲動容賜藥三瓶特　遣中官就寓探問傳蒙古醫療治病少定　上見阿哥果親王頻問汝師傅病如何須時差人探問後於木蘭圍場中又問阿哥九月回　鑾又問大學尙書　賜乾鹿肉十五束　聖眷隆厚如此十月病稍間詣　宮門請　聖安　召對於　弘德殿行步猶

艱　天顏閔惻曰汝病尙未愈須加意安養召南因曰
陳懇解職任回籍省侍老母　上慰留再三請益力
上言冬寒如何可行十一月具摺哀懇俟春和由長船
回南　上始可其奏猶傳太醫劉裕鐸邵正文診脈處
方召南單門寒素起自田間不藉引拔不由推轂荷
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而召南受寵若驚奉身若不及
　天鑒密微一誠相感葢不獨以其學優而文贍也召
南自通籍以來同詞科及翰苑諸臣拜受文集石刻紗
葛筆墨之　賜者錫賚便蕃不可勝紀十六年及二十
二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召南再迎　鑾數蒙　恩召
對二十六年恭祝　皇太后萬壽入京恭請　聖安郎

留　召對慰問良久內監扶起　命與尚書沈德潛仍
赴　上書房與諸阿哥相見以詩文質正辰入未出有
扶掖者不拘常儀旋乞歸二十七年及三十年　高宗
純皇帝南巡再迎　鑾俱蒙　恩慰問三十年　幸敷
文書院　御製詩疊韻　命召南與學臣及諸生和詩
進呈　賜筆墨硯時召南主敷文書院爲山長也召南
掌教敷文自二十年迄是其十一年間人文蔚起道學
彌隆薰其德者咸以謂隋之河汾宋之湖州元之蘇門
明之蕺山後惟此再見云三十二年召南之族子周華
少時黨呂留良獲罪邀　恩寬免僅予遠戍及戍歸刻
其書呈於巡撫熊學鵬並列召南十罪學鵬上其書於

朝讞定磔周華其近族弟姪子孫論大辟者凡十人召南逮至京法司當召南徇隱之罪而盡籍其產　高宗純皇帝鑒召南無他僅　予革職還其產十之三召南歸旋卒年六十有六卒時言不及家事惟云瀕於死者二皆賴　聖主得以生全馬驚觸石而得萬金艮藥以生族子之獄而荷從寬典今日考終牖下雖死猶幸齊氏子孫生生世世宜如何其銜結以報也召南所著述其在史局則　大清一統志中　盛京河南山東江南福建雲南雞林寧古塔其所編輯其外藩書暨總圖目錄凡例向無底本召南創稿新譔也明史綱目前紀二卷神光熹三朝召南所輯也其分譔經史考證經則

尙書禮記春秋三傳史則史記功臣侯表五卷漢書百卷後漢書郡國志五卷隋書律厤天文五卷舊唐書律厤天文三卷嘗言酈氏之注水經明於西北而闇於東南且域外之水道未詳因譔水道提綱二十八卷大而河海小而溪澗溯源窮委一覽可悉又有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歷代帝王年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宋史目錄一卷寶綸堂文鈔八卷詩鈔六卷藏於家

誥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　欽命提督浙江全省學政臣陳用光奉　敕譔

先正事略齊先生召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號息園浙江天台人幼稱神童十二歲登巾子山作詩識者卽以公

輔器目之新城何端簡公世琪嘗稱於眾曰此我朝奇
士當以王姚江一輩相待也雍正七年副貢乾隆元年
舉鴻詞科授庶吉士修一統志及明鑑綱目授檢討充
校勘經史官晉中允侍讀憂歸　命在籍編纂陸續經
進服除補原官修會典及續通考晉侍讀學士戊辰分
校會試入直上書房大考翰詹名第一擢禮部侍郎
高宗於寗古塔得古鏡先生具析原委并及款識　上
謂左右曰是不媿博學鴻詞矣西苑侍班　御射十九
矢皆中的　上顧蔣向書溥及先生曰不可無詩乃立
進四章　上即俯和其韻尋充續通考副總裁兼修通
禮十四年夏自圓明園歸墜馬觸巨石破腦　上遣中

官就視賜藥令蒙古醫治之病少定　天語屢垂問尋
請歸養毋　優旨慰留再三請乃報可抵家太夫人適
患痰疾聞其至勿藥而愈主敷文書院十一年成就人
才甚眾　高宗兩次南巡俱迎　駕又入都祝　嘏
賜賚有加族子周華以黨呂留良遺戍及歸刻其書呈
巡撫熊學鵬誣列公十罪　詔褫周華并逮先生入京
部議籍產　上僅落其職先生未遇時子忠肅公嘗示
夢云景泰帝易儲吾具疏力諫不從後人不知妄議今
皇史宬中吾疏尚在子他日當出之以雪吾冤又曰子
終身宜戒食牛救子命者牛也後修明史綱目親至史
宬徧覽忠肅疏不可得而墜馬時蒙古醫以牛腦易髓

則其語有徵先生卒後　朝廷輯四庫書邵學士晉涵
習聞先生言復至皇史宬求疏亦不得得明通政使進
本檔冊載景帝某年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此即忠
肅疏諫之明證也先生觀書目十行下一覽終身不忘
應徵北上過某邑宰架上有異書入冊以借觀請許之
詰旦將行以書進先生曰吾已閱訖矣主人未之信覆
詢之則皆探喉出不一字差乃大驚服然自腦裂後亦
不甚省記矣最精輿地之學謂酈注水經明於西北而
闇於東南且域外諸水皆未詳因撰水道提綱三十卷
又有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
公卿表一卷宋史目錄及賜硯堂詩文集若干卷目力

勝人瞳極小而能遠視每登山見江船能辨舟中人物服色及壺觴杯斝之屬皆不爽夏棲萬松山中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於山跡而挖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後漸多因以作譜尤異者一石具先生名字卒年六十有六同時陳星齋太僕與先生齊名

文獻徵存錄齊召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號息園天台人幼而穎敏入塾週歲徧誦五經年十二應郡試父鼐攜之登巾子山賦五言詩有句云巾山山上望一覽小東甌父歎曰吾門爲不衰矣博聞强記觀書目十行下一覽則終身不忘補博士弟子員提學使者何世璂閱所試文器之選拔貢成均十一郡貢士旣集杭城獨指召

南宣於眾曰此奇士正當以王姚江一輩人期之目光炯然能見一二十里嘗登鳳凰山視隔江西興渡人歷歷可辨識應雍正七年鄉舉中乙科總督程元章薦博學鴻詞應徵北上謁某邑宰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八冊請借觀主人曰諾次日將登程日已閱訖矣主人未之信抽一二冊詢之探喉而出不誤一字試入高等授庶吉士散館除編修乾隆八年遷右中允轉侍讀遭父喪歸里服除補原官以侍讀學士試詞賦擢第一超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召南目精勝人夏棲萬松山中每視雲起必牽一縷如絲繫於峰巔跡之獲石數枚有文印之成書畫形後因以作譜用東坡石鼓韻紀之

所謂譜從乙亥至丁丑松嶺日伴蒼髯叟看雲疑是結繩初得石便同畫卦後行書斜整雁銜蘆繆篆蜿蜒蟲食柳是也劉繩菴杭菫浦趙石函方立亭程存齋皆有和詩侍原誤 阮吾山侍郎云自謂青天雲盪胷不羨黃金印纍肘苔花千載繡山靈松嶺三年契石友遂爲一時佳話於古傳記罕覽便諳處文華之地號爲博洽寧古塔嘗得古鏡朝臣莫能知之獨具悉原委按款識口奏之[illegible]高宗大悅人謂將軍之對鼷原誤鼫鼠末之過也尚書沈德潛嘗因奏言天台石梁之奇 上詢之召南對曰荒山磽确不足以勞六飛也人笑其奏對率易亦以此敬之嘗自朝歸直廬墮馬首傷懵然若無知者奄忽

幾矣　上亟賜藥二器敕蒙古醫者療焉屢詢近臣曰召南可不恙耶遣中官探視疾之消息必以上聞病差仍已其恩遇之篤如此然記性頓減讀書不兩日即已遺忘前後如兩人云既而乞歸掌紹興蕺山杭州敷文書院院長事崇勵實學士譽甚美俄以年老養痾臥家不起會其族人齊周華以著書非法得罪詞連召南逮至京師繫刑部獄法官比罪上知召南質直無他腸且惜其才但削職而已召南既感　上知遇之厚又恨爲宵小所玷莫能自明含憤抱痛不能自已方抵里門病亟以書告家人曰我生不辰瀕於死者二皆賴　聖主得以生全方馬驚墮地時首觸巨石腦髓流迸目睛眩

轉神魂飛越自分必死非萬金良藥孰能使元神固而不離非生牛冒首孰能使眞氣固而不泄非異域神醫遍體椎扑孰能使十二經脈漸復本初三百六十五骨節各還其部伍三日而知病（按當作痛）五日而知飢不三月能起立收既散之魄體而奪之鬼伯之手生我者父母之死而致生之者　聖上也逆書事發刑部議徇隱當流　聖意不測遠則伊犂近則烏剌至近則寧古塔也其地朔風砭骨黃沙蔽天朝狎駝馬夜鄰鬼魅羸軀殘喘塡溝壑而飽烏鳶其常也則今日壘壘牖下雖死猶幸齊氏子孫生生世世宜何如感激爲報遂卒年六十有六乾隆三十三年也召南爲詩文搦管即就若成誦

在心有詠漢武七言云親承文景昇平業開闢唐虞未
有天至竟英雄老能侮輪臺一詔是神仙談藝者稱之
喜爲集句機速無比熟精太史公書班固地里志嘗謂
酈道元注水經明於西北闇於東南密於國中疏於域
外撫其精要補其缺略作水道提綱二十八卷世甚重
之假滿時郭韻清送行詩有地志似偕章亥步天官解
訂石申書其餘所著有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歷代帝
王年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宋史目錄一卷及賜
硯堂詩寶綸堂文集並藏於家

一統志齊召南字次風天台人幼有異稟詩文援筆立
就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授檢討嘗與修經史考證

通鑑綱目三編續文獻通考　大清一統志諸書歷官禮部侍郎以疾乞歸掌教敷文書院十餘年人文蔚起著有水道提綱後漢公卿表寶綸堂詩文集

原任禮部右侍郎齊公墓表　無錫秦瀛小峴撰　賜泉堂集　寶綸堂詩鈔

附錄

乾隆元年丙辰　天子召試制科之士與是選者多一時名流宿學而天台齊公尤以博洽稱既入翰林屢試高等累遷至禮部右侍郎未幾以病乞養歸十餘年而宗人齊周華之禍作牽連訟繫京師蒙　恩放還還甫帀月而卒年六十有六公名召南字次風又號息園世爲天台人明正統中有以兵部郎中殉土木之難謚

忠烈諱汪者公之七世祖也曾祖諱之仲祖諱化龍父
諱鼒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公生而器宇凝重甫就外
傅屹然如成人性穎敏讀書十行俱下旣補博士弟子
員學使者皆以奇士目之雍正癸卯由選拔貢生中式
本省鄉試副榜以博學鴻詞薦者閩浙總督程公元章
浙江學政帥公念祖也公以　召試二等改翰林院庶
吉士散館授檢討時　天子方右文稽古凡館中纂修
之役如　大清一統志明鑑綱目　武英殿校勘經史
諸總裁悉以委公蓋公平時於學無不博自天文律厤
以至山川疆域險阻要隘瞭若指掌而又深知古今治
亂得失通習掌故故於經則通漢唐以來諸家之郵於

史則兼涑水紫陽之義法其經進之書皆蒙　上嘉賞
而瀛則嘗讀公輪進剳子以爲尤似眞西山大學衍義
文字非尋章摘句之士所能及公萬一也公之爲翰林
也充　日講起居注官在　上書房行走旣由檢討遷
中允侍讀又遷侍讀學士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旋
　授禮部右侍郎以諸生不數年躐躋卿貳人皆謂公
特以文詞被　知遇顧公問學淹貫世盡知之至其立
朝耿介伉直有不媿古大臣者雖同列或不盡知且公
位望雖顯總不出文學侍從之列又遽乞歸未盡其用
此又天下所共惜者矣公以乾隆十四年四月自　上
書房歸澄懷園墮馬觸石幾殆　上遣蒙古醫療治少

瘳是冬遂以母張太夫人年老陳情解職歸歸後累主蕺山書院敷文書院講席造士甚眾齊周華者公族兄也獻其所著書於巡撫多不法詞涉公公以是下刑部獄　上鑒公無他僅削職蓋非　上不能知公而亦非公之樸誠不能蒙　上始終保全如此也公卒於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子式遷葬公天台花坑之原仁和杭堇浦先生世駿銘其墓閱二十有七年瀛官於浙以事過天台宿公舊第於是式遷年六十七矣以瀛少時嘗以詩文見賞於公有知己之感屬為文表公墓瀛不敢以不文辭公所著有水道提綱三十卷已刊行又歷代帝王年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賞綸堂文

集若干卷詩若干卷藏於家公具異稟目炯炯能矚一二十里許嘗登杭州之鳳皇山覘隔江西興渡人歷歷可辨又嘗於山頂指雲所起處掘地得奇石皆似古篆籀名曰天然圖章爲文記之公故精術數之學方被逮之前一年筮易逆知後事以語其子既而皆驗公娶張氏□封夫人式遷國學生孫傳組旭昇嘉慶元年丙辰仲春之月受業無錫秦瀛謹譔

原任禮部侍郎齊公墓志銘 錢塘袁枚子才撰 小倉山房續餘文集二十五

乾隆元年秋余與齊公次風同試博學鴻詞于保和殿當時士論僉以實學推公及榜發□欽取十五人公果

與選余雖報罷而公念同徵之誼最殷後三年余亦入翰林作後進常與公唱和外出爲令始與公別別四十七年余老矣遊天台山公死已久且葬其兄周南弟世南年八十餘龐眉扶杖延予飲其家抱公詩文集百卷出曰先生視此以志其墓嗚呼當時薦此科者海內凡二百餘人而今則在野在朝屈指無有也公之遭逢寵遇升沈禍福非余後死其誰知之而誰表之謹按公名召南字次風又號息園幼而穎敏讀書十行俱下年十六受知于督學何公世璂充博士弟子貢入京師中己酉副車雍正十一年督臣程公元章以鴻博薦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檢討　御試高等超遷至侍講學士加日

講起居注官充戊辰會試同考官　上書房行走再遷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公清癯短身而憑鄉樸之氣溢于眉宇獨能宏搜博覽記性過人　上于寧古塔得古鏡未詳款式問朝臣莫有對者公引證書史羅縷具奏

上大悅顧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　國家疆域恢宏烏喇巴哈俱置候尉又新開伊犁諸臣奉使者輒先詣齊侍郎家問路公與一冊某堠某驛應宿何所需若干糧數萬里外若掌上螺紋毫忽無訛或問曾出塞乎曰未也然則何由知之曰不過漢書地里志熟耳問之讀漢書者卒亦不解沈尙書德潛常在　上前譽天台石梁之奇　上問公公曰荒山磽确不足以勞　聖

駕人笑其奏對率易而　上以此益重之十四年四月從　上書房歸澄懷園日昳馬驚觸大石上腦涔涔流昏憒不起　上大驚命蒙古醫速治醫刳生牛腹臥公其中又取牛腦乘熱納公額左右搖公始蘇當是時上方嚮用公遣　皇子及中使問病者不絕于道又數月公病少痊步猶蹣跚頗忘所記書不能握筆又心念老母乞回籍終養　上慰留再四然後許之還浙後掌教蕺山萬松兩書院　上三次南巡公力疾迎駕皆召見賞賜優渥先是公有族匪周華者素不肖公訓誨不悛遁海外三十餘年忽因浙撫熊學鵬巡城遮道獻所著逆書揭公十大罪熊奏聞　上誅周華赦公削職歸

里公身受　上特達之知方恨無涓埃報而怪民妖言
乃出自近族悔平時教敕無素又隱忍不先舉發以致
惡彰于天自分雖九死罪固當而　上復屈法活之恩
愈重愧憤愈深結轖不已路上疾暴作還家匝月竟以
不起年六十六嘗言酈道元水經注明于西北闇于東
南特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又歷代帝王年表十三卷後
漢公卿表一卷所修官書則一統志明史綱目續文獻
通考禮記漢書考證皆所纂也曾祖之仲祖化龍父鼐
俱以公貴贈如公官妻張氏封二品夫人子式遷國學
生女二人葬台州花坑之原
銘曰天台之山其高萬有八千以是鍾靈生公其閒學

識其大才擅其全以人視山幾與齊肩雖臯猊齧其後惡馬蹶于前而終以受知于天無損其賢嗚呼非我來遊誰表此阡嗣後川堤湜峰縣縣磅礴鬱積繼公而生者其又在何年

雜記

戴震考工圖序　歙縣紀昀曉嵐撰

戴君語余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歎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君奇之是書可不慽已　亦見文獻徵存錄紀昀傳

文獻徵存錄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荻原編

萬光泰字循初一字柘坡秀水人乾隆元年舉人擅周

髀之學侍郎齊召南以爲其學精進近人未見其比未幾卒

尊聞居士遺稾 瑞金羅有高臺山撰

與弟書云華君壽序已草得一首其風韻韶美近日惟天台齊侍郎能之至於神骨堅拔則非侍郎所及也

熙朝新語 古歙余金德水輯

齊次風召南雍正己酉副貢乾隆初薦舉入翰林官至禮部侍郎少穎敏讀書十行俱下目光炯炯能矚一二十里嘗登杭州鳳凰山視隔江西興渡人皆歷歷可辨應薦北上謁某邑宰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八冊借觀竟夕天明還之主人訝其閱之速詢之則一一成誦

矣爲閤學時　高宗得古鏡於寧古塔具詳款式問朝
臣莫有對者齊引證書史羅列具奏　天顔大悦謂左
右曰是不媿博學鴻詞矣沈文慤公德潛嘗因奏言天
台石梁之奇　高宗詢及齊對曰荒山磽确不足以勞
聖駕人訝其率易然可見其伉直也後因上書房退直
歸馬驚墜地破腦目睛眩轉神魂飛越蒙古醫生以牛
腦實之即用生牛皮冒首使眞氣聚而不洩且徧體椎
撲使十二經脈復其本初三百六十五骨節各還部位
三日而知痛五日而知飢不三月而能起立然生平所
讀書不能記憶隻字前後如兩人云

冡水道提綱經史考證歷代帝王年表等書皆墜馬

以後所著謂不記隻字前後兩人其說非也

齊次風少宗伯目力過人嘗銷夏萬松山中見雲起處必牽一縷如絲繫於峰顛蹤跡之獲石數枚有文印之成書畫形後積聚漸多因以作譜用東坡石鼓韻題長歌紀之一時名流咸屬和焉卷十一

按此亦墜馬以後事而目力與前無異安得謂前後如兩人乎

遺書

注疏考證六卷見學海堂經解凡書禮記公穀各一卷左傳二卷原附　武英殿十三經注疏後無卷數

前漢書考證□卷原附　武英殿二十四史前漢書後無卷數

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

後漢公卿表一卷

歷代帝王年表十三卷 首伏羲神農五帝三王皆爲世表自秦六國至元爲年表儀徵阮福嘗續爲明年表然遠不及也

宋史目錄一卷

明鑑前紀二卷 光緒十四年刊有鄞郭傳璞序天台齊毓瑛跋

水道提綱二十八卷 有南北二刻光緒戊寅從南刻重刊知府天津徐士鑾有跋并載四庫全書提要於首

寶綸堂文鈔八卷 嘉慶二年浦江戴氏刊無錫秦瀛序光緒十三年鄞郭傳璞重刊有序

寶綸堂詩鈔六卷 嘉慶十三年浦江戴氏刊揚州阮元序光緒十三年鄞郭傳璞重刊湘鄉成邦幹書後

寶綸堂集古錄十二卷從孫齊毓川輯光緒十四年印行有書後知府成邦幹知縣梁溪劉頌年鄞郭傳璞爲序金文田後序

寶綸堂續集十八卷齊毓川輯黃巖王棻序

齊太史移居倡酬集四卷從孫齊毓川編有序又有金文田序朱國華跋光緒十二年活板印行

進呈尚書注疏考證後序寶綸堂文鈔三下同

臣召南謹言孔子序書斷自唐堯下訖襄王之世歷年一千七百三十有四得典謨訓誥誓命百篇古帝王繼天立極敷政寧人之大經大法燦然具備以傳學者火於秦復出於漢百篇中蓋存者半逸者半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國古文連伏生書共五十八篇是也五十

八篇之在漢世又顯者半晦者半古文上祕府事寢不行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竝立博士是也三家經文又同者半異者半西京劉向合校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東京蔡邕等考定刻石太學是也自漢及晉之東古文復出及齊梁缺簡復完然天下行古文者半不行者半古文但行江左河北猶守鄭康成注至隋開皇始頒孔傳於學官是也唐太宗詔孔穎達諸儒撰五經正義於是尙書之說專用孔傳而鄭注遂佚不行說者謂注經家其出最後其傳最遠尙書有孔傳猶易有費詩有毛春秋有左禮有小戴不其然乎顧自有正義以來讀書家又信者半疑者半穎達同時有馬嘉運摭

其瓶後時有王元感糾其謬然疑疏不疑傳也至宋疑傳者半矣劉敞王安石程子蘇軾考脫簡訂句讀每以新意解經然疑傳不疑經也至南宋疑經者半矣林之奇呂祖謙依序酌傳猶不過略短從長其酷信古文悍不見百篇全經者則有鄭樵其力辨古文疑孔傳一書皆僞者則有吳棫至元吳澄明郝敬輩直謂尙書眞者半僞者半自伏生二十八篇以外不可爲經當留者半刪者半此則不可不辨者也古文平易淺近較二十八篇之渾渾灝灝噩噩誠絕不相類如較僞泰誓白魚赤烏之妄僞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其駁固天地懸隔也且其文變蝌蚪爲隸古不無得失其篇本書序以

詮次不無後先其說采綴載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遷就其閱世自漢至晉不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葺緣飾其閒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爲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其言治彝然足爲後代準繩大禹謨精一執中上紹二典府事歌敘後起箕疇湯誥言降衷恆性仲虺言制事制心千古聖賢學問之淵源功德之基本具在古文不可沒也如必尋瘢索垢則今文以耄年記憶之餘傳誦女子之口音譌字刖在所不免據論語孟子有堯命舜命契之辭則堯典有缺文也據左傳范燮苑何忌所引大學傳所述則康誥有缺文也酒誥之簡俄空

夔曰之文再見康誥首簡乃言作洛梓材終篇乃以告君果與孔門傳授經文一一符合乎哉月令本自呂覽王制明出漢儒戴記雜采傳說猶且尊爲禮經獨於古文嘖有煩言非持平之論也且孔傳詁經義質辭簡雖有迂曲要非若牟長朱普秦延君輩章句動至數十萬言之煩猥也又非若馬鄭諸儒動據中候璿璣鈐考靈耀諸緯之怪誕不經也孔疏於制度典章徵引賅博隨文剖析時有折衷如解武成謂簡編斷絕經失其本解無逸謂太甲稱祖未知其然解皋陶謨庶明勵翼兼采王鄭二家解泰誓謂文王是追稱非及身改正朔至如據經正史記之違據傳闢緯書之妄有功聖經實爲遒

宋諸大儒導之先路縱或曲護孔傳義涉支離善學者棄瑕錄瑜取舍各半可矣但記其過而忘其功可乎哉由斯以談即疑傳疑疏亦非持平之論也蔡沈生諸儒後又親承朱子緒言竭其生平功力以為集傳宜毫髮無憾矣後人之論蔡傳猶不免於信者半疑者半況孔傳作於前漢孔疏作於唐初者哉孟子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蓋即解釋聖經而其難已如此乾隆四年奉

敕校勘注疏尚書二十卷臣學健臣浩臣泰臣九鎰臣邦綏等前後廣蒐善本對讐是正訂譌補缺加之句讀以付梓人今年冬臣召南奉

敕再加審定輯為考證如干條附各卷末其無可證雖疑不敢輒改志慎

也

進呈春秋左傳注疏考證後序 乾隆八年五月

臣謹言傳春秋者三家左氏立學官最後然傳世久且益盛迥非公羊穀梁所能及葢作傳者親見策書熟知掌故說經雖略而事實甚詳爲例無多而史文賅洽自惠公生隱桓下迄獲麟以後趙魏韓分晉以前三百年中列國之世系遠近王霸之先後盛衰公卿士大夫之行事善惡言論是非會盟征伐得失成敗有本有原瞭如指掌學春秋者非此不足以考其顛末夫豈師弟子口相講授更歷數世始著簡編事涉傳聞義多穿鑿者所可同日語哉自漢及晉至傳寖微杜預博極羣書自

云左癖以其生平精力萃於經傳又承劉歆賈逵許淑穎容服虔諸儒後尋端究緒舍短取長分傳附經爲之集解大而天官地理細而名物典文靡弗剖析淵微敷暢旨趣是以學左氏者稱邱明爲大子素臣卽稱元凱爲邱明功臣雖偏私黨護閒有瑕疵如崔靈恩衞冀隆所難劉炫所規然亦猶夫范升摘左氏之違何休祖李育之議朽壤一撮曾不足以輕重太山此唐初詔孔穎達等撰疏專用杜注左傳以解春秋配周易尙書毛詩禮記而爲五經者也是書旣卷帙浩繁國子監本相承雕刻譌舛滋廣經傳字畫時有異同杜注亦時有遺脫陸氏釋文及疏尤附麗失次烏焉亥豕觸目紛綸今幸

奉　敕校刊臣等謹將石經及舊本是正疏所徵引載籍各以本書校之其書今世所無字句即涉可疑仍從舊本不敢稍爲更易以志慎也至如先儒說經有關於左氏長短補注有助於杜氏訓釋他書引用有足與孔疏相發明者亦隨事各附卷末以備一經之考證恭錄進呈　御覽臣等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進呈春秋公羊注疏考證後序　乾隆八年十月進

臣謹按公羊疏不知撰人姓名其文與孔穎達春秋正義楊士勛穀梁疏體式稍殊發明甚少國子監刊本較他經最多譌脫失次經傳及注尙賴陸氏釋文可以考正而疏所引春秋說若演孔圖元命包文燿鉤運斗樞

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之屬其書之亡久矣無可取證竊嘗以爲公羊一家厥初極盛傳世久而愈微言春秋者往往譏其妄誕不經斯非公羊之過何休注公羊之過也夫漢世春秋之學獨尊公羊微論鄒夾二家不足比竝卽石渠議而穀梁興長義上而左氏顯師法授受備有源流然一則僅立學官一則終缺博士總覽四百年中朝廷詔令所垂士大夫奏議封章所引乃至決事斷獄定律據經陰陽五行之占世運五德之說蓋莫不以公羊爲宗是豈無所自哉漢承秦後道術散亡至孝武慨然表章六經適得大儒董仲舒以申其論丞相公孫宏以

揚其風於是商高所口授平地敢壽所世傳胡毋生所
筆述者著在令甲炳若日星雖前此有張蒼賈誼傳古
文之左傳不能與並道齊魯同時有江公傳魯學之穀
梁亦不能與分門角立固其勢然也成哀以降僞讖繁
興洎乎東京七緯遂與六經爭耀而公羊一家又最號
爲善讖時俗所尚通人莫悟其非此何休解詁之作所
以縱横惑溺於緯書邪說觸類引伸至於閉戸覃思經
十七年而始成也夫有傳所以釋經經或得傳而反晦
有注所以解傳傳或因注而益紛豈所謂羽翼聖言闡
揚道教者乎後儒評三傳短長者多矣若專論公羊則
傳之於經也功尚足以掩其過惟注之於傳也但見過

不見功何則公羊經師之學精於求例而不知史文得於傳聞而不核事實又其視聖人過高測聖人襃貶進退之意過遠過密故論紀元解閏月稱祭仲賛宋襄子子反賢叔術衛輒可拒父子胥當復讐秦伯罃爲穆公齊仲孫即慶父紀因嫁女得侯滕以朝桓黜爵鄭詹甚佞石惡惡人宋以内娶三世無大夫仲孫何忌魏曼多以譏二名去其一字皆與事理不合然於君臣大義忠逆大防固已十得六七焉故曰功足以掩其過也何休於黜周王魯爲漢立制變文從質例月例時爵列三等區分三世既不能執經以匡傳又加之助傳以誣經其最甚者傳所本無而爲說以誣傳遇卒葬則憑空周内

遇災異則穿鑿指陳疑鬼疑神不可究詰傳文簡略兼多闕疑即有過當要不至若是其妄誕不經也故曰但見過不見功也魏晉以後說公羊者益稀王愆期父子孔舒元所注久已散佚而休之解詁竟得自名一家垂於千古非經傳之賴休注以明實休注之幸託經傳以不朽耳今奉

敕校勘於是書尤加詳審凡書局所有各本罔不對讐正其脫譌其無可證據者有疑皆闕存說於後至如史傳所引儒先所論有足爲是傳發明者亦節錄云

進呈春秋穀梁注疏考證後序 乾隆八年五月 代

臣謹按穀梁一書文清義約與左氏公羊並爲聖經羽

翼自石渠大議博士聿興五家偏傳訓詁滋廣晉范甯集解出遂與何休杜預鼎立並垂後世言穀梁家未有外於范注者也鄭康成論三傳得失獨稱穀梁長於經王通論諸家注解獨稱范甯有志春秋證聖經而詘眾傳豈溢美歟唐楊士勛疏雖稍膚淺然於范注多所匡正如桓十七年葬蔡桓侯疏謂三傳無文注家各以意說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疏不直言祭叔是名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兩截別注及徐邈說僖元年公子友獲莒挐譏范氏不信經傳四年許男新臣卒直謂范注上下多違哀十二年用田賦引孟子以糾范注較左氏公羊義疏曲為杜何偏護附會者不同蓋穀梁晚出得

監左氏公羊之失范寗又承諸儒之後於是非爲稍公
宋晁說之已嘗論及惟士勛疏平易近理刊落曲說繁
言較各家疏亦爲文淸義約顧未有稱之者也近世學
春秋家以胡傳爲圭臬卽左氏亦僅以文辭習之不求
其釋經之義發傳之由況公羊穀梁乎況公羊穀梁之
注疏乎然三傳具在學官終如三辰上麗乾象不可誣
也穀梁一家所恃以存者僅賴有注疏發明而監本舛
譌最甚如莊十三年經文脫及其大夫仇牧六字十四
年會于鄄經文脫宋公衞侯四字又如桓公一卷全脫
陸氏釋文其餘別風淮雨三豕渡河之類不可勝言從
前館閣所藏亦少善本豈非以絕學孤經時所罕尙故

校對不精乎哉今奉　敕重刊廣蒐各本相校是正文字其無他書可證者概志闕疑所有考證類次附編各卷之末恭繕寫進呈　睿覽臣等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進呈禮記注疏考證後序

臣齊召南謹言禮記之列學官也自鄭康成注行遂配儀禮周官稱三禮自孔穎達疏行遂配周易詩書春秋稱五經漢時稱五經者禮惟高堂所傳即周官不得比並唐以後小戴盛傳二禮古經反俱不及其故何耶記本叢書也撰錄非一人薈粹非一說自孔門弟子下逮秦漢諸儒所記並采兼收故雖不能有純無雜然其大者如大學中庸廣博精微明為聖賢傳道之經訓曲禮

少儀內則賓小學之支流餘裔玉藻郊特牲文王世子
賓朝廟之文物典章也冠昏鄉飲射聘燕祭諸義喪服
小大雜記服問閒傳曾子問三年問諸篇旣皆儀禮之
解詁義疏而深衣奔喪投壺則又古經之佚篇剩簡可
以補儀禮所不及者記以兼收並采而純雜相半亦以
兼收並采而鉅細不遺選言宏富便於誦習視儀禮難
讀周官不全相去固有閒也此記之以叢書得稱爲經
也康成漢代大儒兼通五經尤精禮學其於記也廓馬
融盧植餘業參以儀禮周官異同訂譌糾繆索隱鉤深
導絕鑿斷港於通川闢榛莽崎嶇爲坦道縷分條貫厥
功懋焉雖或旁引緯書時生異解祫禘偏信魯禮王制

多指夏殷五廟但守元成七祀惟據祭法六天二地王肅駁其違配嚳南郊趙匡糾其失譬則明堂位儒行亦在記中大醕小疵瑕瑜自不相掩至於禮器制度先古遺文本本原原無非確有根據故即以宋儒之好去古注以解經獨於禮則墨守康成亦步亦趨不敢輕於晉議豈非天人性命之旨可據理自騁其心思名物象數之學必不可憑虛以擬其形似乎哉鄭注既精孔氏與賈公彥等又承南北諸儒後斟酌於熊皇二家討論修飾委曲詳明宜其書之垂久而不刊也國子監十三經板歲久刓敝譌謬相沿禮記尤甚曾子問禮運禮器各篇正義闕文實多我　皇上稽古右文加意經籍乾隆

四年[illegible]特命重刊以惠學者在館諸臣徧蒐善本再三讐對是正文字凡六年始付開雕臣召南以讀禮家居奉敕即加編輯校勘之說附各卷後臣學識淺陋不足窺測禮學之萬一惟即見聞所及取鄭氏所爲儀禮周官二注以校此注之從違取孔氏所爲各經正義以校此疏之得失脫文衍字略志本末其無可據概從闕疑至儒先論辨有專爲注疏者亦節錄焉謹撰考證六十三卷以仰塞明詔臣召南謹識

進呈前漢書考證後序

侍讀臣召南謹言史之良首推遷固固才似若不及遷者然其整齊一代之書文贍事詳與遷書異曲同工要

非後世史官所能及故其書初成學者卽已莫不諷誦服虔應劭而下解釋音訓不異注經更魏晉至唐初名家磊落相望而顏師古注折其衷論者以比杜征南注左傳稱爲班氏忠臣不謬也自唐以前書皆手寫而校對極精譌脫相承不過數處其有板本自宋淳化中命官分校三史始也板本染印日傳萬紙於人甚便人間摹刻以市易者滋多彼此沿襲校讐稍疏輾轉失眞烏焉成馬故書有板本而讀者甚易亦自有板本而校者轉難固其勢然也以人人所共習之漢書又經師古注釋旨趣畢顯校者似易爲力乃自淳化歷景德景祐熙寧百年之中三經覆校當時名儒碩學才術晁迥余靖

王洙所奏刊正增損之條累百盈千積成卷帙三劉刊誤又別爲書陳繹是正文字又在宋祁之後亦足以徵善本難得在北宋時已然矣况自宋至明刻本愈雜學士家校讐之精遠不如北宋以前者哉若國子監所存明人舊板於顏注所引二十三家之說十刪其五於慶元本所附三劉宋祁諸家之說十存其一即本書正文字句亦多譌脫則尤板本中至陋者已夫古人撰述旣博不無失檢紀表志傳或彼此乖違郡國官名或後先錯出如高紀書太上皇后書丞相噲將兵文紀書內史欒布景紀書御史大夫青翟書三輔舉不如法者宣紀書元康元年復高帝功臣後之類此皆本書自誤非關

後人至如地理溝洫成文酈元注水經特多援引賈馬淵雲辭賦蕭統輯文選時有異同藝文志言儀禮之經倒十七篇爲七十律厤志載積黍之數增九十分爲一千孔穎達賈公彥並師古同時人而所據書本各別斯則傳寫失眞之明驗也衍文脫字離句辨音三劉於師古注銖較寸量未嘗少假借焉校古人書義當如是爾乾隆四年奉 敕校刊經史於是書尤加詳愼臣照等既與諸臣徧蒐館閣所藏數十種及 本朝李光地何焯所校再三讐對積歲彌時凡監本脫漏並據慶元舊本補闕訂譌正其舛謬以付開雕稍還古人之舊臣召南復奉 敕編爲考證謹采儒先論說闕於是書足以

暢顏注所發明刊三劉所未及者條錄以附於每卷云

臣齊召南謹識

台學統卷八十一

台學統卷八十二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二十九

侍郎齊息園先生召南中

遺書下

後漢公卿表序 寶綸堂文鈔三

後漢書初無表志志則梁劉昭補之表終闕如也諸王王子侯功臣及外戚恩澤侯表終闕於書無所損益公卿表闕則讀書者有餘憾焉此余之所爲補也自光武迄獻帝凡爲太傅若而人太尉司徒司空若而人外戚

爲大將軍諸將軍若而人太常光祿勳以下九卿若而人年經月緯綜紀傳以著其略吁觀是表者於後漢一代主之明暗國之盛衰人之賢否忠佞事之得失成敗可以鑒矣

歷代帝王年表序

嘗欲仿司馬温公通鑑目錄之意總二十一史提其綱以便初學而未能也今春多暇乃作總表三代以上但列世次之大都自秦六國下至明洪武皆以年序亦略識其治亂得失使數千年間興亡分合一展卷而瞭如或亦初學者之一助也乾隆乙酉中和節天台齊召南識

又序 山陰胡天游

史多乎哉其年與世不易驟曉而又何讀焉古者悉其然於是或爲之圖則指之悉明周譜亡矣太史公猶得見之是乃作表表若圖也楚漢之際尤以地重以著其所以得失葢可考而識哉齊侯因之有帝王年表始自三皇迄明洪武周而上以世秦後以年縱橫列之統閏別之惟地與事附而繫之如鏡眉目循挈裘領示夫學者簡而有功矣

新刻明鑑前紀序 鄞郭傳璞

齊次風先生著有歷代帝王年表十三卷舉數千年治忽興廢事蹟提要鉤元簡而不漏讀乙部書者貴之獨

闕有明一代葢乾隆初　詔開詞科重修明史咸奉先生爲職志度明表底稾至是中輟抑或同館儒臣議有不合莫知適從歟棨按明史成於乾隆四年而先生是書作於歸田之後在乾隆三十年之春非在史館時也其無明表者葢以明史浩繁而綱目三編太簡且係　欽定之書不敢草草節錄耳　後儀徵阮賜卿氏福補之刊入南海粵雅堂叢書亦旣家庀一編矣吾友王子莊同年摘其疵痏糾其脫落別勒成部予欲假錄未果去春三月遊天台遇齊礵夫茂才毓璜故寶綸堂後人稱家藏有先生明鑑前紀鼎革事貝上下二卷在史館時所作予喜甚屬錄清本付梓礵夫錄竟系以跋辭殊豐美今年春金匱劉鶴笙大令聘予主文明書院而書刻適成遂郵寄子莊重加校訂且

速其明表副本亦將任剞劂云光緒十五年夏五鄞郭傳璞序

明鑑前紀跋　天台齊毓璜

從祖侍郎次風公著歷代帝王年表十三卷行世毓璜於故家中搜得明鑑前紀二卷起元至正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閏七月專紀明祖開基事擬刻之而未果也戊子春四明郭晚香先生適至天台毓璜往謁語及是書先生亟命毓璜繕寫謀付剞劂繼帝王年表而行之亦盛事矣夫三代之下得天下之正者莫若漢高其次則推明祖漢高恢廓大度知人善任以沛公起兵西入關誅無道秦東向爭天下滅項氏平定海內五年卒踐帝

祚明祖當元政不綱起兵於濠神武不殺拔平江擒張士誠戰江漢馘陳友諒舉兵北伐進逼大都元帝北狩遂統一區夏此其功烈之足相當者也劉基英謀偉略不減子房陶安參預機密何啻陳平李善長居守轉調兵餉無乏之足媲蕭何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將兵善戰可方韓彭而忠則過之鄱湖大戰韓成致命有紀信之風朕為天下屈四先生與高帝之訪求四皓若出一轍此其用人之足相並者也芒碭慶雲神龍興於大澤金陵異氣天象驗於西湖此符命之相同也過沛宮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如濠州召父老飲宴並除租賦此恩意之相類也濠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豈

虛言歟而其時羣雄並起者劉福通韓山童則陳涉吳廣之發難也友諒初奉其主徐壽輝已復弒之何異項籍之於義帝而僞太尉張定邊好奇計則亦陳氏之范增也其他據地竊名號者不可勝數而其在元臣者擴廓帖木兒以勁兵虎踞中原控制南北明祖嘗遺夏主明玉珍書願鑒於孫劉而比擴廓以曹操則其心之憚焉可知也然擴廓受命征江淮移檄關中卒以鎮將李思齊張思道等不受節制相持經年數百戰不能決坐使明祖長驅席卷奄有山東河南地而元遂不支足以見眞主之興必有爲之驅除禍難矣此實天命非人爲也是紀備揭而書之亦古今得失之林矣毓璜思高帝

之紀載於史記及漢書明祖此紀亦公在史館時纂錄成書以備一代興王之迹其視帝王年表譬之史記上紀軒轅下迄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萬言而其事簡而洽此紀譬之漢書載漢事二百餘年乃百萬餘言而其事贍而詳馬班異同固不妨並行於世也此紀尚無刻本世鮮知者今幸得先生壽諸棗棃則侍郎公著作之苦心因而益暴而後之讀明史者益得以有所參考云光緒十四年歲次戊子五月從孫齊銑瑣謹識於亦城之餐霞洞天

水道提綱序

大地合水土爲體居天正中亦若人身然山其筋骨而

水其脈絡也至靜者山靜中有動故爲幹爲枝以一而萬又以萬匯界百川至動者水動中有靜故爲源爲委以萬而一又以一遍周六合陰陽自相經緯與日月星辰之麗天爲經緯者理氣協應此地道承天所以含萬物而化光也志地有書九邱尚矣治水莫神於大禹言地亦莫精於禹貢以治水先委後源則列敘九州疆域中高山大川自濱海之冀兗青徐揚州西迄梁雍以山自有幹與枝水自有源與委則總敘導山四列導水九川皆起雍梁而東至於海詩言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古聖人體國經野以建都邑利農田濟舟楫設津梁轉運阜財襟帶險固孰有不於水深究其本末者

乎自漢後地志日多專言水者惟有水經及酈道元注道元於西北諸水鉅細不遺可謂精矣後儒言水或解詩書春秋或釋班志或於寰宇略撮梗概或於郡邑各記方隅其志存經濟者於治河防海水利守邊博考古今暢言得失政理所係援引雖多不厭其繁雜若夫志在藝文情侈觀覽或於神怪荒唐遙續山海或於洞天梵字揄揚仙佛或於遊蹤偶及逞異眩奇形容文飾祗足供詞賦采用以爲美談從未有將中國所有巨瀆經流寶在其閒其見可筏可舟不枯不涸如孟子所言原泉混混放乎四海者用水經遺意上法禹貢導川總其大凡芟除地志繁稱遠引分名別號附會穿鑿之陋務

使原委了然展卷即得此水道提綱所以紀載今日實有之脈絡山川都邑並用今名略識古蹟取其質不取其文如河經數徙濟惟入河漢有別支江源非一黑水未知誰是積石原在羌中前賢早有辨論無煩復贅取其實不取其虛也蓋自古帝王功德之盛莫如我　朝重熙累洽治致昇平幅員之廣盡天所覆亦莫如我朝臣召南學識愚淺自乾隆丙辰蒙　恩擢入翰林纂修一統志伏睹　聖祖御製輿圖東西爲地經度以占節氣後先南北爲地緯度以測辰極高下漠北直過和林抵白哈海西番遙窮拉藏至岡底斯凡金沙瀾滄潞江崑崙青海之近在邊陲黑龍盧朐松花湫泥按出虎

水爲蘇里江之本屬內地者源委秩如已迥非從前史志所能稍及而我　皇上聖神文武善繼善述　天威遐震克奏膚功踰流沙而開四鎮蕩平伊犂回部拓地至二萬里西域並入版圖濛汜咸受正朔此豈漢唐元明盛時賓貢享王所能較量闊狹乎哉卽古稱唐虞協和萬邦羲和所宅章亥所步伯益夷堅所志方斯蔑矣臣初久在志館考校圖籍於直省外又專輯外藩蒙古屬國諸部道里翔實是以志成之後亦嘗條其水道惟圖無可據者闕之及蒙　恩告歸台山杜門無事養病餘暇時檢篋中舊稿編成二十八卷臣思爲萬國朝宗者君爲萬川會同者海也以一水論發源爲綱其納受

支流爲目以羣水論巨瀆爲綱餘皆爲目如統域中以
論則會歸有極惟海實爲綱中之綱凡巨瀆能兼支流
注海者亦目中有綱綱中有目耳是以論列次第不依
水經冠以海水自北而南并取禹貢首冀次兖之意內
自　盛京鴨綠江口以西而南而西南至合浦外自雲
南而西而北又自漠北阿爾太山肯忒山而東至海又
自海而南而西而北包朝鮮至遼陽域中萬川綱目畢
列至於葱嶺以西水入西海印度水入南海丁零戛黠
斯以北水入北海前史或略記其地以我　朝之聲名
洋溢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重譯慕思盡爲疆索占測
經緯合寰瀛以成圖臣固可執筆俟也禹貢曰聲教訖

於四海說者謂極言之未可徵實然則自生民以來久
道化成一統無外能實有其盛超越前古其惟我 大
清也歟乾隆辛巳孟春原任禮部右侍郎臣齊召南謹
序

又序 韓城王杰

通志言地理以水爲主水者地之脈絡也水道明而凡
邦國都鄙之星羅繡錯者因以別焉夾漈以州縣之設
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以山川定疆界
北南以緯之西東以經之然後三條四列可指諸掌後
之史家主於州縣州縣或沿革不一而水道愈亦多歧
朱子亦云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治水大

指在此數語蓋水以海為歸墟四瀆百谷條目務如其他匯而為澤流而成川積而成浸或合或分或原或委欲求巨細畢賅委輸貫澈提綱其要哉古之明於水道者莫如桑欽酈道元顧其書為後人所紊經注相淆經諸儒悉心探索而蹠盭尚多有待釐正猶漢書傳外國輾轉舛訛不免眯目總由作史者未嘗身履其地依稀紀載未能如我　朝之版圖式廓中外一家得以按籍而求其實也天台齊息園先生以大雅宏達之才紬金匱石渠之祕曩在一統志館纂水道提綱二十八卷晚歲養痾山中凡歷代河渠溝洫域中水志地圖益加考核即塞北漠南流沙瀚海前此定伊犂平回部拓地所

至諸水絕無經流可紀必按地勢而詳著其綱無與聚米畫沙簡而能周博而有要其援據尤慎凡晉之稍涉荒邈者汰弗錄且郡縣之名悉從皇輿表以本朝所定爲斷使讀者展卷暸然而瀦防宣洩之法黍稌眾麥之宜轉運飛輓之利胥於此得其概焉視方輿紀要及錐指金鑑諸書其有禆世用畧相等昔唐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踰河並雷首砥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

甌閩中是謂南紀夫兩戒之必有紀者卽提綱之謂也綱舉而水維悉舉隨所往而有軌可循詩人所爲以江漢爲南國之紀者其權輿也方今德威遐暢兩金川比復置尉設官巴朗鄂什之區噶依勒圍之險其藪澤川浸更有出於耳目聞見之外者提綱一書訓剛告竣惜先生不獲鈎稽綴緝蔚爲鉅編也是又在乎淹雅之儒操筆而踵其後矣乾隆丙申七月旣望韓城後學王杰撰

又序　淮南阮學濬

通天地人之謂儒自漢以後號爲通儒者可屈指數通儒而有大著述傳於千百世者尤尟自宋迄元如鄭夾

際馬貫與眞西山王浚儀諸公其表表者也明之楊用修唐荆川王弇州鄭端簡徒以繁富炫奇其於古人有間矣我　朝文治之盛遠軼往代名儒輩出如顧亭林黃藜洲萬季野閻百詩諸先生俱足方駕古人予生也晚不獲師承前哲而所親接而熟悉者則惟天台齊息園先生先生著述甚夥而其最大者則水道提綱一書閒嘗面叩所以作是書之由葢在一統志纂修時同館前輩楊農先王次山兩先生相與議論謂天文地理之書愈久愈詳惟水道未有全書酈道元水經注徵引雖博雅而疏漏踳駁亦復不免於今而欲成一大書非君莫屬次山先生之座主也承命旬日搆就海之一則兩

前輩斂衽歎服積十餘年反覆考訂而後出全書以示
人窮流泝源支分派别展卷披閱朗若列眉洵乎其爲
通天地人之大儒而其書亦千百世不朽之書即起夾
漈貫與西山浚儀諸公於今日亦當閣筆推服無疑也
一統志總裁宗伯溧陽任公凡勘定諸纂修分輯書俱
委之先生同時總裁一鉅公素負盛名傲很不相下一
日忽踵門舉外藩蒙古屬國書再拜屬之先生蓋東海
徐尙書原稿所未備而楷冊譯語多不可曉文人學士
所未載筆無可依據先生迺按　內府圖籍獨搦爲之
其圖縱横數文列之中庭地上扶服諦審默識會通此
他人所五色目迷者而先生一覽無遺亦可見其天姿

絕異之一端矣先生爲人沖懷善下恂恂若吶與予交好三十餘年每談論竟日未嘗不望洋而歎也衰老餘齡竊喜得見是書之梓行而兩戴君表章師業有侯芭李漢之遺風爲尤可嘉也故爲之述其緣起如此若以云序則吾豈敢且是書之必傳亦何待於序哉乾隆丙申孟秋同學年弟淮南阮學濬拜譔

水道提綱跋

右水道提綱二十八卷天台齊息園先生所輯也此書創稿於一統志館迨先生　予告南歸掌教敷文書院海與弟泗肄業院中竊見先生寒暑不輟次第編纂書成方擬上呈　乙夜之覽會臥病因循旋捐館舍願未

得遂壬辰歲恭逢　恩旨搜訪遺書先生子式遷敬繕潔本恭送書局進　呈先生之願藉以獲申矣顧　延閣之藏海內承學之士慮未盡見甲午秋式遷復介槐塘汪五丈沆寄書來浦陽山中屬為開雕此海等夙志也遂奉先生手定原本束裝抵杭約同志鮑君廷博周君璠詳加讐校以授剞劂氏當鳩工之始桐城張祭酒裕犖合都下諸同學撰有公啟郵寄來浙將醵金刊行聞已集事而止丙申春山陽阮太史藴郵先生復示校本慎重商推葢爭先快覩數千里有同心如是也計開雕於乙未四月蕆事於丙申二月覆校既竣謹書數語於卷尾以識顛末且以酬諸君子襄事之盛意云乾隆

丙申三月受業門人戴殿海殿泗百拜跋

又跋　　仁和盧文弨紹弓撰

此書天台齊息園先生所著也先生名召南字次風乾隆元年中博學鴻詞科入詞林　命課諸皇子讀墜馬骨幾折以禮部侍郎致仕主浙江敷文書院講席最久以族匪連逮訊明釋歸未幾卒此書二十八卷先海而次及諸水於諸水先經流而次及支流之巨者至支中之支則附見焉自畿甸暨天下郡縣藩衛凡聲教之所通者罔不尋源訖委秩然具列兼以度之東西極之南北較其差數則尤爲易考也昔鄭漁仲謂志地理者必以山水爲主以郡縣可更而山水不易也然水之性容

有不常者加以名稱古今各別非確然有證者固亦不能定其爲即古之某水也是書支分條析絲聯繩貫有證者實之無證者疑之人以爲先生第取各郡邑志而輯綴之然其中亦有正郡邑志之誤者則歷代之史與夫諸家地理之書罔不參考可知也至其兼天以言地則更出於漁仲所見之外矣第臺灣在閩海外而先生敘次稍不如粵東瓊郡之詳則亦似尚有當補者至於蒙古部落等名新有更定先生不及知之矣他如僧哭勒河當爲僧枯勒河哭路鄂模當爲庫路鄂模諧音取字宜有趨避不便襲用舊文至書中有岙字當即嵒字之省文集韻有岆字又有貼字當即站字之俗體嵒字

亦字書所無古但作奥而今吳越閩廣間或加山或加水見於名人著作者不一而足故今亦不得而削之今人名傳置之處曰站亦非古訓然點字實未經見字更有或脫或譌以余所知者增正十餘處是書刊於其門下士浦江戴君兄弟殿海殿泗以其本貽余故得而卒讀焉若戴君者可謂不負其師者歟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

水道提綱二十八卷 國朝齊召南撰召南字次風台州人乾隆丙辰 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按當作檢討官至禮部侍郎歷代史書各志地理而水道則自水經以外無專書郭璞所注久佚不傳酈道元所注詳於

北而略於南且距今千載陵谷改移即所述北方諸水亦多非其舊　國初餘姚黃宗羲作今水經一卷篇幅寥寥麤具梗概且塞外諸水頗有舛譌不足以資考證召南官翰林時預修　大清一統志外藩蒙古諸部是所分校故於西北地形多能考驗且天下輿圖備於書局又得以博考旁稽乃參以耳目見聞互相鉤校以成是編首以海次爲　盛京至京東諸水次爲直沽所匯諸水次爲北運河次爲河及入河諸水次爲淮及入淮諸水次爲江及入江諸水次爲江南運河及太湖入海港浦次爲浙江閩江粵江次雲南諸水次爲西藏諸水次漠北阿爾泰以南水及黑龍江松花諸江次東北海

朝鮮諸水次塞北漠南諸水而終以西域諸水大抵通津所注往往袤延數千里不可限以疆域召南所敘不以郡邑爲分惟以巨川爲綱而以所會衆流爲目故曰提綱其源流分合方隅曲折則統以今日水道爲主不屑屑附會於古義而沿革同異亦即互見於其閒其自序譏古來記地理者志在藝文情侈觀覽或於神仙荒怪遥續山海或於洞天梵宇揄揚仙佛或於游蹤偶及逞異炫奇形容文飾祗以供詞賦之用故所敘錄頗爲詳核與水經注之模山範水其命意固殊矣然非召南生逢　聖代當數天祇屬之時亦不能於數萬里外聞古人之所未聞言之如指諸掌也

寳綸堂文鈔序

無錫秦瀛淩滄

天台山當牛女之分上應台宿而文風齊先生適鍾靈嶽之秀遂　國家昌明之運以辭賦辟大科破　天子知遇入史館陟卿貳文章經術一時罕有比倫世無論識與不識無不知有先生者先生歿既久而其文尚存浩浩乎莫窮其涯涘滔滔乎莫測其源之所在烏虖可謂盛矣乾隆癸未余游杭州過萬松嶺問業於先生閣乙卯距見先生時已三十有二年而先生之歿亦已二十七年矣會余宦浙有事台州與先生子式遷相見行館因索先生集式遷語余集故在浦江戴學博殿海家既而學博持先生集至式遷以書屬余重爲編次而學

博暨鮑秀才廷博邵秀才志純分任校勘其得若干卷而鋟之板刊既成余喟然而歎曰先生之文有本之文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且夫溝渠川澮暴水時漲雖斷港絕潢泛溢瀰滿迨其既退目不及瞬已涸然而無餘若夫長江大河深林巨壑淤漫瀏湧駴耳盪心涵澹蕭瑟澄瀠志慮抱之而不盡注之而不竭其所以然者何也天台瀑布懸流數千丈若銀潢之倒注薄風雷沃日月而其源出於華頂及桐柏之金淵始豐溪爲天台縣南一大溪泓演灝漾南會於靈江以入海而其源出於大盆山蘇氏有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無他有本故也先生之文亦自有

所以文者已矣諸城竇東皋先生於當世名公卿少所推服獨稱先生乾隆丙子丁丑閒東皋先生視學兩浙適先生爲敷文書院山長兩先生者時過從過輒作竟日聚城鑰已上漏數下兩先生猶談論未輟云先生於學無不窺著書甚具學博爲先生高弟子既嘗刻水道提綱行於世今又與余校其文集學博語余先生尚有詩集藏於其家將繼是集而刻之嘉慶二年丁巳孟秋之月受業無錫秦瀛謹序

寶綸堂詩鈔序　儀徵阮元

作詩之旨謂有妙悟則可謂不關學問則不可司空表聖流鶯比鄰之品嚴滄浪羚羊挂角之論其實不過妙

悟而已如云詩有別腸則枵腹擬觚鉸釘補鍋者皆可從事豈足以上擬雅頌之遺乎天台齊侍郎息園先生少年以選拔科中副車因入天台山讀書十年遂膺博學鴻詞之薦出入著作之廷備　顧問敭歷有年故其發而爲詩皆沈博絕麗宏偉秀彥非山澤之臞可比蓋所積者厚故其流者光其取資於深造自得者不可謂不多矣夫侍郎之學其大者乃在經史今　武英殿儲藏板本如十三經二十四史侍郎均有考證天下學者因是以知稽古之方又文集若干卷無錫秦侍郎瀛已選擇其要者刻之而水道提綱一書尤生平殫心之作亦既風行海寓矣惟詩集人所罕覯者非靳之也侍郎

固於詩爲餘技則人亦以其所役者役之耳然同時掉鞅詞壇若胡雲持天游厲太鴻鶚杭大宗世駿嚴崧占遂成皆有所表見於時而獨於侍郎之詩闕而不傳誠不足以厭學者之心也今戴廣文殿海復取其全稿編次六卷𣈆既成來請序余因歎作詩之道不可不本諸學問侍郎之詩不必盡見其學而論學問者轉可以侍郎之詩見之則徒恃妙悟者奚爲哉其中如憐忠寺二首相傳侍郎入京時忠肅以易儲奏疏檔案見託所謂因感異夢者卽此昔大興朱文正公視學兩浙時爲作詩篇勒諸西湖廟壁而余亦嘗與孫侍御頤谷尙論及之此非作詩者學問精能之至使鬼神來告耶此可以

箋侍郎之詩而爲天下之善學問者告矣嘉慶十三年
九月浙江巡撫揚州後學阮元序

重刻寶綸堂詩文鈔序　鄞郭傳璞

天台齊次風先生生有異稟讀書目十行下爲文不假
思索援筆立就學使者奇其才選充拔貢生乾隆丙辰
召賜博學鴻詞　擢高等入翰林歷官禮部侍郎
朝廷有大典禮大著作咸出先生手定以家難放歸（按先生以墜馬養病遂請終養而歸至家難則在臨終之年非此也）綜其與修官書如羣經
劄記（按此名注疏攷證非劄記也）通鑑綱目三編續文獻通考　大
清一統志暨水道提綱歷代帝王表（按此書未入四庫）四庫
全書已著錄於時準回搆亂新疆方用兵帥臣咨先生

屯戍畜牧事宜剖答無滯或問之曰不過讀漢書熟耳然朝士熟漢書者莫能解也他著甚夥遭亂散軼傳璞舊藏寶綸堂文鈔八卷葢無錫秦氏刻本也（按浦江戴氏刻本秦氏序之耳）其詩鈔六卷從先君子受經慈北鶴皋時曾一見之今年夏游黃巖同歲生王君子莊自言得之江右亟假歸與文鈔並付刻竊謂著書難刻書亦不易以先生文揚天下不爲不盛位躋卿貳不爲不顯延閣廣內輾轉傳刻不爲不幸乃閱百年吉光片羽已若僅有存者然則荒涼寂寞之濱或紹衣無聞或事故多變其晦蝕於水火鼠蠹者何限佔畢之士欲以一二卷書博取身後名豈易事耶光緒十三年丁亥九月九日鄞後學郭

傳璞序於章安郡齋

書重刻寶綸堂詩文鈔後　湘鄉成邦幹梓臣

齊宗伯寶綸堂詩文鈔自無錫秦氏按當作浦江戴氏雕板散失後不少概見心常嗛之四明郭孝廉傳璞劬學涵古有王仲任倚肆之風弱冠得文鈔珍如拱璧丁亥來客天台又得詩鈔議重雕邦幹捐貲爲之倡孝廉毅然任校讐焉今年以剞劂竣工告復見其假王孝廉棻寶綸堂詩鈔詩云不讀公詩五十年猶能背誦月華篇自注幼侍先子讀書慈北棨氏曾録月華詩一鴟借到良朋急斗豹窺來祖本全頗恨無才箋錦瑟何妨好事做琴川曹源書屋自注宗伯讀書處瓊臺近頗爇心香往祝虔其於宗伯景仰之心可謂

嘉業堂刊

專且久矣光緒十四年季春月湘鄉成邦幹書後

寶綸堂集古錄序　成邦幹

乾隆丙辰　詔舉博學鴻詞如康熙己未故事杭氏詞科掌錄李氏鶴徵後錄載之詳矣惜全氏公車徵士錄無傳本余於諸徵士尤慕天台齊公亥風宗伯之著作籠罩萬有今年幕中郭金莪孝廉既重刻寶綸堂詩文鈔適宗伯族孫一山孝廉以其子毓川聚珍板排印都中移居詩見示喜甚一山又言毓川市肆閒睹有宗伯所集各體詩文殘帙購以歸至忘寢食復於親知舊家蒐訪傳鈔釐爲若干卷排印之請余序竊謂祥麟一角威鳳一羽宗伯雖不以是編重而是編固以宗伯重也

且毓川妙年好學能襮先人之清芬顯顯在目異日者同翔閬苑矢音卷阿與宗伯後先輝映余有厚望焉遂綴數言以爲券光緒十四年夏六月湘鄉成邦幹序于章安郡署

又序　梁溪劉頌年鶴笙

天台齊次風先生與先文定公同與乾隆丙辰鴻博之選者也頌年幼聞南齊之名忻慕焉而竊恨不獲讀先生之詩文者鬱鬱三十年矣迨光緒乙酉頌年來宰天台以爲今而後庶幾獲讀先生之詩與文乎抑知自經兵燹匪惟片刻無存即所謂斷簡殘編亦幾不可得噫豈一代之鴻章鉅製或竟爲造物者忌而自是澌滅耶

余固未敢信也今年春鄞縣郭孝廉傳璞忽以新刻寶綸堂詩文鈔見遺既又有先生族孫一山孝廉以其子毓川茂才新刻先生都中移居詩見示茲毓川又蒐先生逸稿得集句詩文若干卷將付梓人乞予序予不文曷敢序顧念頌年景行仰止之心積諸生平而莫能伸者乃不數月而先生之全豹獲窺此則頌年生平之大幸而大快益以信先生成章而達之箸鬼神且呵護之固不至因亂而澌滅也雖然假令族無後賢亦烏覩吉光片羽之不失哉光緒十四年六月既望梁溪劉頌年謹序於天台官廨

又序　鄞郭傳璞

浙東形勝首數雁蕩台山濟勝者必得賢主人爲導師又值時事之適相宜而游始快庚辰八月予赴泰和張禮侍師之招道出天台未暇遊也試事畢逕大龍湫觀瀑布僅欻忝許從者趣之去頗爲觖憾今春三月江右張汝梅司馬恩爵同客章安郡齋拉遊台山遂主齊孝廉一山家一山握手如平生歡捧其從祖父次風先生畫像陳於案予肅然瞻拜先生面有銀光□以下左右著黑痣七故老謂應三台星而生理或然歟一山命哲嗣毓川以通家禮見并示先生移居倡詶詩新刻本則周石帆胡稚威張南華陳星齋諸公詩皆在焉毓川又蒐先生逸稾得集句詩文若干篇釐爲十二卷遂請序

因歎先生著述津逮後來其光氣固不可磨滅而毓川能世乎地敢壽之家學一山可謂有子矣昔隨園晚年游天台亦主君家續句絺章山川增色弇陋如傳璞何敢方隨園萬一而獲序是編實爲幸事異日游鴈蕩倘有賢主人爲導師尤幸之幸已光緒十四年夏四月朔鄞後學郭傳璞謹序

後序　天台金文田

光緒丙戌冬十月予自金地嶺登華峰絕頂眺東海歸及齊子渭占會於袁君一平家見案頭殘稿一帙塵積盈寸拂拭視之則皆集古句首尾脫落爲渭占持歸積數月渭占來告曰此毓川從祖宗伯次風公作也出以

示予視舊增多數倍顏曰寶綸堂集古錄釐爲十二卷爲題辭爲序爲銘爲箴爲贊而五七言詩居多所集凡百十家上而葩經下及同時諸公之作而陶李杜韓蘇五家爲最其組織之工紉合之巧天孫雲錦非復人間機軸也已夫詩文一道根柢性情其實本原學問他不具論卽如錄中所集陶李杜韓蘇五家氣體不同而其各有所得力則一淵明胸次高曠白雲自逸沖淡閒遠爲唐人王孟韋柳諸家所自出然意不在詩而詩有所作以寄懷葛羲農之想核其歸趣斷爲采薇之遺而鍾嶸以爲出於應璩者妄也太白逸才超世解脫天羈驅山走海鞭風閃雲雷電霹靂交鬬天地晦冥倏忽滅沒

筆端疑神疑鬼殆不可測識然大概亦蛻骨於騷少陵忠君愛國每飯不忘許身稷契風塵困躓山荒足繭體與時變呼天叫日搶首九門精神格帝葢三百篇以後重闢地開天之作然駕漢魏而實宗漢魏埽六朝而實包六朝也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詩亦奇崛縱肆自喜巨刃摩天垠崖崩豁百怪鱗萃球圖彝鼎古光躍出迹其僵走籍湜亦由捕逐李杜也東坡於學無所不窺文則法昌黎而詩間摹陶公以並及李杜然效陶而不及陶之眞率才似太白而變化不逮取法老杜而沈雄渾厚之氣不存然能兼攬諸家之勝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直自道其胸中之所得也之數公者

皆負絕人之才與絕人之學鎔鑄古人以自成而卓然
以名於世則夫追逐古人者必有强志博識貫達千古
吐棄一切然後足以自樹非彼尋聲逐貌寄人籬下蹈
常襲故全無心得者之所可假託也然果有眞學問以
陶冶性情則即仍古人之文章隨其所取亦無不可以
自見比之折干莫之脊斂純鉤之鋒入歐冶鑪韛鼓而
鑄之何患不成名劍此寶綸堂集古錄之所以可傳也
然先生嘗自以爲晚年無聊之作又此體創自傅咸沿
至今日無慮百十家而先生以沈博淵懿之才覃思著
述除奉　勑所修官書外而寶綸堂詩文鈔經秦淩滄
先生阮文達公爲之序刻久已風行海內而帝王年表

水道提綱率皆經世之書此編原祇屬晚年漫與觸手而成然非讀破萬卷書者恐不足與於此惜乎沈埋埃滃幾百餘年臨海潤川黃氏嘗序刻之今亦未見其書又所刻僅出先生從姪式序手所錄頗有缺佚今幸得渭占紉遺訂墜裒輯成書且於台山紀遊諸作志乘未備者質以今所聞見詳爲注釋亦足見其用心之勤矣先生學問文章既與陶公李杜韓蘇相頡頏而人品亦復與相埒此編之作雖不足以見先生之大然譬之觀海者一島一嶼小小渟滀窺若淵潜而大海之風濤萬狀自滉漾於心目之間令人不復知爲江淮河漢之水所注而成也後學金文田謹序

從祖宗伯公集古錄書後　天台齊毓川

集句始於傅咸沿於潘閬朱震葛次仲盛於半山之集杜東坡之集陶泛乎　國朝多工此體論者謂秀水朱氏蕃錦吳江黃氏香屑錢塘梁氏舊繡以及邵二雲錢竹汀集經之文天吳紫鳳無襞積痕雖前賢不逮緊富也我從祖宗伯公生平著作采入　四庫互見於諸老遺集不脛而走天下寶綸堂文鈔八卷則無錫秦氏及浦江戴氏鏤本也詩鈔六卷則儀徵阮氏序首亦戴氏鏤本兵燹以來板片不存流傳絕少尋徐郡伯士鑾重鏤水道提綱郭世丈傳璞重鏤詩文鈔劍氣珠光鬱而復發感何如耶歲壬午毓川侍嚴君有事家乘勤蒐博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訪得公在京師時移居詶倡詩又假戚好私鈔本蠹牘鼠嚙耗蝕大半徐爲甃比付梓又得集句詩六百九十三首雜體文若干首都爲一十一卷别爲坿錄一卷按杭堇浦侍御撰公墓志謂公晚年主敷文蕺山講席春秋讌游雅好集句有題侍御嶺南集七十餘首今已無之則公之逸稾多矣尤幸者毓川梓移居詩甫竣而郭文適至椒廬喜甚又索觀是編商定體例家嚴遂命之曰集古錄從其質也光緒十有四年歲次著雝困敦月在圉余浴佛日從孫齊毓川謹書

賓綸堂續集序　黃巖王棻

吾台齊息園先生由鴻博起家洊歷卿貳受　高宗純

皇帝特達之知學問文章震動天下官翰林時預修
大清一統志通鑑綱目三編　大清會典通禮續文獻
通考諸書又分撰尚書禮記春秋三傳前漢書考證其
所自著有水道提綱二十八卷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
後漢公卿表一卷歷代帝王年表十三卷其寶綸堂文
鈔八卷詩鈔六卷則其門人浦江戴殿海所刊無
錫秦侍郎瀛所編非足本也今先生從孫渭占明經毓
川旣輯齊太史移居倡訓集四卷寶綸堂集古錄十二
卷於先生遺詩略備又因賜硯堂遺稾旁搜博采得賦
頌論說序記書狀傳贊銘誄等二百餘篇爲寶綸堂續
集一十八卷而徵余序余觀先生學問文章自　國朝

來吾台第一人也余何敢贊一辭哉第念當世皆稱先生讀書過目不忘為文操筆立就似其博學能文胥由天授不關人力有非吾輩所能企及者然余嘗讀先生曹源書屋初成詩見先生之於書擇僻地惜分陰閱市借人手不釋卷雖質魯者未有若是之勤且篤也蓋其博聞强識實由好古敏求曷嘗自恃天質之美也哉又或謂先生自墜馬破腦後生平所讀書皆不復省記然考先生著述以水道提綱為第一歷代帝王年表次之而其書皆成於墜馬告歸之後則此言亦妄焉耳吾輩讀書苟能法先生之擇地惜陰借人閱市手不釋卷則雖天質不及先生未嘗不可希冀萬一即遭疾病危困

而所學固自在也若以質美自恃而不復專力於學則先生之罪人矣韓子有言莫爲之前雖美勿彰莫爲之後雖盛勿傳渭占能世其家輯先生之文以傳先生之學吾知有志之士必有慕先生之風而奮然以興者自今以始毋患繼起之無人矣光緒十有六年歲在上章攝提格且月初伏後學黃巖王棻謹序

齊太史移居倡詶集序　金文田

齊子渭占輯其從祖侍郎息園先生與學士會稽周石帆先生移居倡詶及諸名公次和詩爲四卷刻之而屬予爲之序兩先生俱以鴻詞科進沈博絕麗籠罩古今而侍郎膺　上眷尤厚故即一倡詶之作當時和之後

人慕之致足述也夫　本朝人才之盛遠過漢唐而其尤盛者莫如前後兩詞科康熙已未得士五十人乾隆丙辰復得士十五人續又得四人或理學或名臣德業事功　國史所書累累不絕而我　聖祖　高宗樂育人才之至意存神過化如化工之付物有勃發於不自知之處故其時應運而興者奇才輩出實與　祖宗之精神爲附麗竊嘗謂前之開科如五臣之遇舜後之開科如十亂之遇武王各極一時之選迄今觀其文章雄深瓌瑋皆係元氣所結發爲正聲足以鳴　國家之盛誠千載一時已近來人才淺狹士專攻於八股揣摩聲調講究時趨而不習於古今不嫺於世務又中更兵燹

之後元氣衰薄如病者之疲憊尫羸脈息日以虛耗循是而行之恐將來之患有不止於文章之不振者而渭占生於百有餘年之後獨心慕而手編之亦足見其志之所存也後之讀是集者知兩先生之可慕當思其所以可慕者則奮然於學而豪傑之士固無待而興將必有聞而感動者矣謂之齊太史者侍郎移居訓倡時充明鑑綱目館纂修官也旹光緒十二年丙戌花朝前二日同譜弟金文田性山謹序

又序 齊毓川

齊太史移居倡訓集一編係川從祖侍郎息園公充明鑑綱目館纂修官時移寓半截衕會稽周石帆先生倡

贈而公暨鄒慎齋諸學士十六人詶和之詩也當乾隆初元天下方全盛晏然無兵革之警豐材碩儒鋪張鴻藻歌詠繁富其掉鞅詞壇者早各有專集以表於世而獨於公寶綸堂詩鈔闕遲至五六十年而後發按自公卒至刻詩時僅四十餘年耳阮宮保當稱太傅文達公嘗序公詩稱爲宏偉秀彥非山澤之臞可比惟公自以爲餘技則人亦以其所後者後之然公詩雖經文達序顯於時不脛而走四方鼓篋之儒爭先睹以爲快幾於家置一編究亦未聞有裒諸公詶倡輯而成集以極一代著作之盛者夫詩權輿三百篇漢唐以後代有升降沿至元明綺麗爭趨淫哇競作遠不逮古我　朝蝸興東土光宅方夏　定鼎

之初人心返樸已盡滌前朝嘈囋之習故自　世祖章
皇帝以來渾渾噩噩皆　開國元音　聖祖仁皇帝昌
運膺圖道符帝緯揚風扢雅典學維勤　御定全唐四
朝等詩　乙覽之餘用能別裁得失勒諸鴻編非第詞
苑藉捷金桴儒林仰精玉律也　御極之十有七年
詔開鴻詞科中外應命薦送　大廷者一百四十三人
十八年春二月　召試於　體仁閣舉五十人率稱學
問淵通文藻瑰麗之　旨迨至　高宗純皇帝龍飛首
歲復制舉鴻博海內徵士一百八十四人畢集　皇都
秋九月　召試於　保和殿拔十五人我從祖侍郎公
即以是科進勤館職入直　內廷文章淹雅初在庶常

之列已與周石帆聲價相齊博識多聞開發經史復與
鄒慎齋鄭筠谷李玉洲張南華諸前輩暨陳星齋于鶴泉沈椒園胡稚威諸
同年潤色詞章頡頏上下直可追蹤前喆又恭逢 高
宗純皇帝游心藻府陶鑄羣才譬諸伏羲端策而演卦
則識緯小術不敢侈其前虞舜拊石而鳴韶則弦管繁
聲不敢奏於側即此倡詶之作雖若餘技靡不從眞性
情溢涌而出亦極一代著作之盛者迄今閱百數十年
幾警兵革猶幸綴闕遺之蹟於乾隆丙申家乘復得譬
諸朱氏家藏賜硯堂原稿以補殘缺以及吾友金君性
山先世所傳散錄零鈔互校一過釐爲四卷第一卷得
詩七十三首第二卷得詩八十四首均更唱迭和者也

第三卷得詩五首末次韻贈賀者也第四卷得詩四十八首再遷時訓倡者也首弁公入史本傳明公之被眷特隆化育涵濡導揚休美蔚爲大宗允足徵一代耆作之盛尾附公與石帆聯句一首則乾隆丁巳上元因同入　朝賀天未曙聞爆竹聲即　朝房擬　重華殿侍宴詠爆竹聯句至八十韻刻燭而成袁簡齋太史以其所舉爆竹故事皆類書所未有吾郡戚進士學標大令曾於風雅遺聞中及之川今而後竊喜拾前人之牋覆蟫蝕未埋竭羣力以網羅豕魚難免則此編之輯固不足以異公也尤異者公於諸公倡訓外　暢春苑伏觀　御射詩進以一介之儒疊蒙　至尊賜和誠千載

一時之迴㑥覛南嶽倡詶集之致譌誤脫佚之傳西昆詶倡集之宥優伶挦撦之戲不猶日月之於爝火哉光緒十有二年太歲在柔兆閹茂律中姑洗之月既生魄天台玉搪居士齊毓川誕日自識於萬卷樓之西擘古齋

又跋　天台朱國華濬生乙酉拔貢

移居倡詶集一編鄉先生齊息園侍郎與會稽周石帆諸公移居時倡詶之作蒸余友齊君渭占所輯也渭占爲先生族孫與余交久丙戌春余將計偕北上渭占邀余飲餞其齋出是編見示披讀之餘覺天才秀發賭韻爭奇亦范陸亦蘇黄亦錢劉亦溫李學宋人而兼得唐

人風味者致足診已且夫先生當日以鴻詞科進後累
官至侍郎膺　上眷特隆事業勳名炳載國史問以其
胸之所蓄積被之著作皆綜貫古今牢籠百氏如日月
之麗於天江河之行於地後有作者弗可易也是編特
其偶然倡詶之筆原不足窺見夫一斑第念先生以才
學名當世雖片箋隻字海內士之見之者猶什襲藏之
寶如拱璧況移居諸作其所次和率多名公鉅卿高才
夙學竊謂一時之人才聚於斯非夫後生小儒限韻分
箋自號風雅者比渭占既先生族孫爰其從祖之手澤
付剞劂氏以公同好俾讀是編者於先生平日所著作
縱不足窺見一斑而傳之爲藝林之佳話其亦有心人

之所許也則知是編之輯固不可少而如渭占者亦庶幾數典不忘其祖者矣光緒十二年歲丙戌三月既望

同講弟朱國華謹跋

台學統卷八十二